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汉代经学与文学

A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of Han Dynasty

侯文学 © 著



人民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汉代经学与文学

侯文学 ©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经学与文学 / 侯文学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01-008751-1

I. 汉… II. 侯…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汉代②古典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汉代 IV. Z126.273.4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7859 号

汉代经学与文学

HANDAI JINGXUE YU WENXUE

侯文学 著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余娟

封面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版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70 千字

书号:ISBN 978-7-01-008751-1

定价:36.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A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of Han Dynasty

序

侯文学继博士论文之后又完成她的第二部学术专著《汉代经学与文学》，嘱予为之序。予亦乐成其事，原因有二：一是可以先睹为快，有幸成为这部书稿的首位读者；二是可以借此机会促使自己认真思索学问如何做、论著怎样写的问题。我愿意以这种方式分享侯文学完成书稿后的喜悦，同时也愿以此相互切磋。

人对事物的认识通常是由特殊到一般，由个别到普遍。可是，许多学术论著的表述，遵循的却是相反的顺序，是由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推衍出具体的结论。即以汉代文学研究为例，经常见到的是这样的论证方式：由于汉代是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因此文人缺少个性；由于汉代强调礼法，所以汉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三从四德的伦理体现。再以经学与文学的关联为例，通常遵循这样的思维逻辑：汉代经学重师法、家法，因此，汉代文学存在明显的模仿因袭倾向；汉代经学的发展经历了由繁入简的过程，与此相应，汉赋也出现由大赋向抒情小赋的演变。类似的推演方式屡见不鲜：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被看作文学现象得以生成、发展的原因，而具体文学现象的生成、演变被视为必然的产物。以上是中学到大学课堂教师惯用的讲授方式，由此也成为许多人治学和著书立说的基本路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定式。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有许多文学现象是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无法全部涵盖的，用后者笼罩前者，往往会出现“大帽子下面开小差”的现象，二者之间出现疏离，乃至呈现背反。侯文学的这部著作采用的是另一种研究方式，即从具体案例的分析入手，通过具体事实的考辨得出相应的结论。作为此书主体的第三章、第四章，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

论著遵循的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认识逻辑,通过具体的考据、辨析得出结论,从而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空泛之论,这在人心浮躁、游说无根的当下,显得尤为可贵。

毋庸讳言,汉代作为经学昌明的历史阶段,该时期的经学对文学有明显的影响。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协调一致,还是也有矛盾和冲突?侯文学对这个问题具有清醒的认识,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她采用经学和文学对比的方式,用以梳理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对比过程中,严格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类别划分是进行对比的基础,没有类别划分的对比是不伦不类,不具有可比性。这部著作所选择的进行对比的意象、范畴都很典型,所作的辨析也很深入,得出的结论较为稳妥可信。从书中众多的结论可以看出,汉代经学确实对文学具有制约作用,但文学并不总是被经学牵着鼻子走。即使在同一个作家那里,也往往出现经学与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崇尚等方面的差异。经学和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部著作中很大程度上得到历史还原,从而形成这部著作的鲜明特色。

汉代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又有经纬之别,如何看待它们与文学的关联,是这部著作关注的焦点之一。传统的经学推崇今文而排斥古文,重经而轻纬。这部著作则坚持文学本位,实事求是地评价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及纬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而不是以经学为本位进行论述。汉代经学具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侯文学则能超越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界限,以开阔的胸怀和视野看待各种经学流派对汉代文学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避免了结论上的偏颇,为全面深入梳理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联选择了正确的途径。其实,如何正确把握经学和文学的互动,古人已有精辟的论述。《文心雕龙·正纬》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不把经学和文学混为一谈,这是刘勰的高明之处,也是这部著作的重要遵循。

侯文学的这部书稿,向人们提出一个学术论著应该怎样写的问题:是预先设计一个体系,然后进行填充,还是先进行具体案例的考辨论证,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结构框架?就中国古代文学领域而言,目前基本是按照前一种模式进行运作。从本科到博士论文,都要求论文作者先出示写作提纲,开题报告通过之后进入具体操作。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写作提纲都是构建体系、安排结构,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实用,被推翻的情况不在少数。许多古代文学论著也是按照这种模式写成的。对比而言,古汉语、古文献的情况总体上比较务实,语料的搜集、具体案例的处理做得比较充分,而不过分强调体系的完整与否,在这方面可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侯文学硕士阶段攻读古典文献学,在这方面有良好的素养,这部著作能把文学和文献研究较好地结合,得益于其硕士阶段的培养训练。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联,是近些年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陆续推出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著作,对此,侯文学在书稿中多有援引借鉴。在他人已有众多研究成果问世的情况下,侯文学仍然选择这个课题,显示出知难而上的学术勇气和探索精神。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侯文学选择扬雄作为研究对象,已经觉察到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但当时因时间紧迫而无暇顾及,遂使课题搁置下来。幸运的是,她在进入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合作导师束景南先生在这方面有精深的造诣,遂使她往日的理想成为现实。这部著作得以完成,束先生功不可没。

从攻读硕士算起,侯文学在学术之路上已经跋涉十余年。从学界的统计概率来看,许多人的最终学历往往成为他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的终点,有的人终生未能超越自身的那个阶段,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不乏其例。侯文学则不然,她始终对学术孜孜以求,力求不断地超越自我。正因为如此,她在教学上兢兢业业,在学术上勤于思索,两方面均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侯文学来说,学术之路还很漫长,今后难免还会有坎坷和曲折,但是,只要保持多年来的平和心态及探索精神,学术之路就会越走越宽。从稚嫩到成熟,从继踵前贤到卓然自立,这是许多成功学人所走过的人生之路,相信侯文学也会如此。

李炳海

2009年6月16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CONTENTS

序(李炳海) 1

引 言 1

第一章 关于经学与文学若干概念的说明 7

第一节 经学 7

一、经与经学 7

二、经术 9

三、汉代经学 10

四、本书列为考察对象的经学文献 13

第二节 文学 14

一、“文学”与“文章” 14

二、“诗赋” 18

第二章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文化发生背景 29

第一节 天人感应观念 29

一、前经学时代的天人观念 29

二、汉代的天人感应 41

第二节 生命意识 56

一、先秦时期生命意识的发展 56

二、汉代的生命意识 63

第三章 汉代经学视阈与文学空间——从意象角度考察…………… 77

第一节 女性 77

一、经学视阈下的女性美 77

二、汉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103

第二节 山水 115

一、经学视阈下的山水之美 115

二、汉代文学中的山水之美 124

第三节 虹蜺 136

一、经学视阈下的虹蜺 136

二、汉代文学中的虹蜺意象 145

第四节 音乐 151

一、经学视阈下的音乐之美 151

二、汉代文学中的音乐之美 159

第五节 田猎 168

一、经学视阈下的田猎活动 169

二、汉代文学中的田猎活动 180

第四章 汉代经学视阈与文学空间——从范畴角度考察 185

第一节 尚“正”与尚“奇” 185

一、前经学时代的“正”与“奇” 185

二、汉代经学与“正”、“奇” 192

三、汉代文学与“正”、“奇” 197

第二节 “情”与“志” 202

一、前经学时代的“情”与“志” 202

二、经学视阈下的“情”与“志” 217

三、汉代文学中的“情”与“志” 223

第五章 对汉代作家的文化生态考察..... 230

第一节 汉代作家所受教育情况 231

一、汉代教育体制 231

二、经学风气与作家志趣 234

三、作家与黄老之学 238

第二节 汉代作家入仕途径 244

一、察举 245

二、课试 247

三、征辟 249

四、任子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59

后 记 263

引言

经学,自其确立以来,虽然命运递有升降,但就总体而言,仍不失为历朝官方学术的主流。在国学研究与传播日受重视的今天,经学与其他学术门类包括文学的关系,渐渐成为交叉研究的热点。这一学术取向固然是时代兴趣使然,但也不失为相关学科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较好视点。两汉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①,从事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就深化汉代文学研究而言,尤为必要。

对于两汉经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近十年来,多有成果问世^②,但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穷尽。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两汉经学与文学活动都极具规模。《汉书·儒林传赞》概言西汉经学: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③

东汉较之西汉,经学更显空前盛况。《后汉书·儒林传论》云: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著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

① 皮锡瑞把中国经学史划分为十个阶段,即:经学开辟时代、经学流传时代、经学昌明时代、经学极盛时代、经学中衰时代、经学分立时代、经学统一时代、经学变古时代、经学积衰时代、经学复盛时代(参见其所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② 仅就著作来看,就有边家珍的《汉代经学与文学》、冯良方的《汉赋与经学》、刘松来的《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陈松青的《先秦两汉文学与儒学》、程勇的《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

③ 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0页。

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①

两汉涉足文学者亦堪称夥。班固《两都赋序》称: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②

然两汉音尘邈远,典籍散佚严重,一如汉代经学著述多已消失于历史的时空,汉代作家作品也多如吉光片羽,仅在后世文献中获得零星记载。以侯瑾为例,《后汉书·文苑传》对其著作活动所述甚简:“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纪》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似乎文学方面创制较少,其实不然。即便在作品散佚较早的情况下,我们仍可辑得其若干残句。《北堂书钞》卷一〇载:“侯瑾《述志诗》曰:‘嫫母升玉堂。’”同书卷五一载:“侯瑾歌诗云:‘周公为司马,白鱼入王舟。’”《艺文类聚》卷四四载其《箏赋》残文,《初学记》卷一六亦载四句。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单一视角,都不能获得对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乃至汉代文化的全面认识。转换视角,就使问题的讨论有了延续的可能与必要。

其次,前此学者的著述多关注经学对文学的影响。然而,这是否就是汉代文学与经学关系的全部呢?似乎有商讨的必要。诚然,两汉经学影响文学。经学作为官方学术形态,确立于汉武帝时期,影响逐步扩大,至东汉明、章二帝,达到极盛,以后渐次衰落。两汉文学亦以此为脉,表现出与经学关系疏密的不同。最典型者,莫过于作为有汉一代的文学代表样式——散体大赋。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所谓“讽(或称雅)”的部分,确实可以得出结论:“总体来说,在经学隆盛的时期,经学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规范、控制着汉赋,汉赋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经学的规范、控制,虽然二者有时也有矛盾,但合一是主要的。”^③然而,如果探讨以此为终结,那么,对于所谓“劝”的部分无异于视而不见,对赋的某些特质便无法获得明晰的认识,有些问题也因此被遮蔽,不能获得清理。如

① 范晔著,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588页。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③ 冯良方:《汉赋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果我们将目光放宽,考虑到汉代的抒情赋,并调整视角,整体观照两汉赋作,就可以获得另外的认识:西汉赋作关注外界,长于铺写声色;东汉赋作关注内心,长于抒情。无论声色还是情感,很大程度上,都与时代经学的立场发生偏离。汉代经学与文学就总体而言,并非和谐的存在。将这一结论向下推衍,便是卡西尔关于人类文化的宏观论断:“在人类经验中,我们绝不可能发现构成文化世界的各种活动处于和谐融洽之中。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冲突力量的无休止的斗争。科学思想驳斥和压制神话思维。宗教在其最高的理论和伦理发展中不得不捍卫它自己理想的纯洁性而反对神话或艺术的无节制幻想。这样,人类文化的统一与和谐似乎至多只是一种善良的欺骗而已——它不断地被真实的事件进程所挫败。”^①

复次,两汉经学与文学是两汉社会与文化这一母体中诞生的两个兄弟,它们共同接受两汉社会与文化的滋养,但又各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很多方面不能以经学影响文学来结论。比如,两汉文学的许多特质与经学十分类似,在寻求二者之间的联系时,论者往往出之以如下结论:汉代经学重承袭,这种传授方式使得汉代经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受此影响,汉代文学也模拟成风,缺少创造性。然而,此论在持此论者所常举以为例的扬雄身上就甚是不通。《汉书·扬雄传》说他“少而好学,不为章句^②,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即是对重承袭之师法的蔑弃。而他的赋作却普遍被视为因袭,这本身就构成矛盾,虽则他的文学创作是否属于因袭少创造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再比如,天人感应这种思维模式,本是承自远古,历经夏、商、周,秦汉以降仍然根深蒂固,经学与文学均受其影响,但各有兴奋点:经学主要指向政治伦理,强调“君权神授”,帝王是天人之间的沟通者,天意呈现为祥瑞灾异,经学之天缺乏具体形象;文学则更多指向情感欲望,强调人神交接,以游仙为题材者莫不如是,神的形象生动可感。总之,经学与文学满足人的不同需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页。

② 章句,本是解经的一种方式,后成为师法、家法的代称。钱穆先生于此有精到论述,此处限于篇幅,仅截取其中关键语句:“直截言之,则‘家法’即‘章句’也。汉儒经传有章句,其事亦晚起,盖在昭、宣以下……有‘章句’则有‘师法’,凡当时所谓遵师法者,其实即守某家章句也。”(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3~237页。)

求,各有自己的关注领域,即使在同一文人那里,这种分工也至为明显。仍以扬雄为例。同为晚年之作,一方面,其《法言》说:

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重黎》)

或问:“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虞羲、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汇矣!”或曰:“圣人不师仙,厥术异也。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于天下,耻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实死也。”(《君子》)

或问“仙之实。”曰:“无以为也。有与无,非问也。问也者,忠孝之问也。”(《君子》)

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寿之不益也?”曰:“德,故而。如回之残,牛之贼也,焉得尔?”(《君子》)①

在《法言》这部儒学著作中,扬雄以孔孟继承人自居,表述其对孔子学说的服膺。承接儒家的立德之说,扬雄以为生命的不朽不在肉体的长存,而在立德后世,获得精神与文化的永恒存在。对神仙之说以为不然,以为缥缈而不可信从。另一方面,在其神游之作《太玄赋》②中,却极力渲染自己与神仙共游的快乐和对求仙方术的兴趣:

役青要以承弋兮,舞冯夷以作乐。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排阊阖以窥天庭兮,骑骅骝以踟蹰。载美门与偕游兮,永览周乎八极。③

文中借游仙的幻想来展示精神生命的自在自由。然则上引卡西尔所说的人类文化世界的不和谐,不但表现于共时与历时的文化世界不同领域的冲突,也普遍表现于同一个体的不同意识领域。

宣泄情绪,将欲望对象化,进行艺术的创造,是人类重要的精神活动,即便在强调经学理性的汉代亦然。作为精神文化遗存至今者,汉人的辞赋、歌诗构

① 扬雄著,汪荣宝疏:《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7、517~518、518、520页。

② 有学者据《太玄赋》与《太玄》的思想差异,断定《太玄赋》非扬雄所作,此论殊不足取。束景南于此有精到辨析(参见束景南:《〈太玄赋〉非伪作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5期)。

③ 费振刚等编:《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成此方面的重要内容。汉代经学与文学之间并非完全顺应,彼此不能也不曾完全取代对方。汉代经学家和作家最终做到的,是在经学与文学(尤指那些与经学审美取向不同的文字)之间努力建立一种联系,在理论上赋予文学以经学意义。^①因此,虽然两汉经学被确立为官方学术,但是仍有它不能完全牢笼的文学空间。

与此话题相关的,就是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领域常常探讨的“文学的自觉”问题。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自觉,一般参考以下几个标志: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个体生命价值得到普遍关注,文学理论的建构,文学独立地位的确认。即便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汉代文人在这几个方面均已有所建树。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者,对于汉代思想文化与文学,往往出之以如下结论:“在汉代神学哲学弥漫的情况下,人更多是依附于神、依附于经,而人其所以作为生命个体本应具有的真正人性则受到极大的压抑,本应充分伸展的个性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两汉文学观念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浓厚的功利性、严重的道德伦理性和与之相随的政治性。但在建安时期,文学(当然是广义的文学)似乎并没有被看作是依附于政治道德的东西,相反,他们倒是将文学看作是无益于政治功业的装饰,最典型地表达这种思想认识的是曹植。”^②将汉代经学视为文学的绝对背景与原因。继而认为,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的通力创作“完成了由‘人的自觉’到‘文学的自觉’的转变过程”。^③似乎建安文学全是拔地而起,无须前代文化与文学的养料。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针对上述问题对两汉思想文化作细致的检讨。

为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本书从贯穿两汉经学与文学领域的几个具体方面入手,以点带面,由个别上升到一般,探讨经学与文学共同涉猎的若干问题,以期在经学史与文学史的交叉视野中,把握汉代文学的特质,展示汉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具体而言,本书从五个部分入手:第一部分是关于经学与文学若干概念的考察,包括“经学”、“经术”、“文学”、“文章”、“诗赋”等与汉代经学、文

① 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论及西汉赋作时所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② 陈顺智:《魏晋南北朝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7页。

③ 《魏晋南北朝诗学》,第37页。

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以便确定不同领域的文献范围、本书在概念运用上的基本立场。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与汉代经学和文学发展均密切相关的思想文化背景的两大方面——天人感应观念与生命意识。在对两者进行探讨时,纵横兼顾,不仅在横向方面写出汉代经学与文学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而且在纵向方面揭示出影响汉代经学与文学的思想文化发展脉络。第三部分主要从女性、山水、虹蜺、音乐、田猎五个意象^①入手,探讨经学与文学各自在审美取向上的侧重。选择这样的研究角度有其可行性,原因在于作为经学经典的《诗经》,其原初的存在就是文学文本,也是汉代经师创说立言的重要资源。汉代经师在学术与政治活动中,往往依经立意,以自己的伦理道德政治理念对《诗经》进行重新诠释和价值认定;亦由《诗经》的文学性决定,经师们多将此种理念与价值附系于《诗经》的意象阐释中,而同样的意象在汉代文学中又获得新的审美取向。这些共同的意象构成汉代经学与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较好切入点。第四部分从“奇”与“正”、“情”与“志”两对范畴入手,将范畴辨析与文化传统的追溯结合起来,进一步澄清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分异表现及各自的文化根源。第五部分对两汉作家的文化身位进行考察。所谓文化身位,主要包括作家所受教育情况、作家入仕途径两个方面。文化身位决定作家的兴趣与行为,但这一问题历来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故设为一章以论。

本书的研究方法并非泛泛引证论述式的宏观研究,而是侧重于微观分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词语、意象、范畴的细致辨析,说明汉代经学与文学在审美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兼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把汉代经学与文学共同涉猎的内容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探讨双方的存在特质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根源。

最后,需要说明,本书的立场是文学的。所谓“文学的立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对于汉代文学,本书持纯文学的立场,在选择相应的汉代“文学”范畴时,采取汉人常用的“诗赋”范畴,而非一般研究者所用的“文章”、“有韵之文”。第二,本书选择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事项,即意象、范畴等作为探讨的重心。第三,本书将文学创作主体——作家的社会生态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于文学无所涉猎的经学家则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① “意象”一词虽是后出的用语,但由于它频繁出现于后世的诗文理论,而后人在进行溯源时,往往推至《诗经》等先秦两汉文献,故本书沿用这一概念。

第一章

关于经学与文学若干概念的说明

经学与文学诸范畴与观念随时代而变迁。因之,欲明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必须先界定与此问题相关的系列概念的内涵、文献范围。

第一节 经 学

一、经与经学

经,本是纺织概念,与之相对的是纬。《说文》:“经,织从丝也,从系(清代注家据《太平御览》引《说文》补),𠂔声。”“纬,织横丝也,从系,韦声。”经是织布的纵丝,纬是织布的横丝,织布是先有纵丝,后有横丝,横丝以纵丝为纲纪,故“经”有纲纪之义。战国中后期,“经”用于指称各家学说中较为重要的书籍、某种纲领性的学说或文献。如《庄子·天下》称墨子后学“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另有《道德经》、《医经》等,均是诸子为尊崇其说而做出的称谓选择。

儒家把所尊奉的典籍称“经”亦是出于尊崇其说的需要。称儒家典籍为“经”,并且出现了“六经”之名,也是战国中后期的事。“六经”之名,首见于《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